南溪禮說

五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九

國恤上

問援君喪在外方者無奔哭之禮非但退溪之書如此牛溪於 仁順仁聖二王后之喪皆無奔哭之事聞 仁祖大王之喪梁修撰曼容以不奔被參下後奔哭遂成規例云蓋非禮也 孝宗大王之喪受命為暗行御史者或有奔歸者云此則不考於五禮儀大小使臣在外成服之例亦非禮也

尹叅判拯癸亥

答通典有奔大喪條其說甚備蓋出於穀梁傳五經通義等書魏蔣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歸哭於墓者皆

聽哭於陵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
王濛議立奔赴之制請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
者宜勅注黃紙有爵亡者削降萬里外以再周爲限雖
在父母喪其責不異詔如濛所上施行大唐元陵儀註
又有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同赴山陵之文以此觀
之
　仁祖朝駁論梁學士未爲不可也至如伊川先生
以草野微末之官亦赴宣仁山陵而退溪於　文定王
后之喪身在宰列終不赴臨恐爲未盡於義者以此西
厓當　懿仁喪初以不赴爲是因時議譁然終赴哭班
云如此處所當明察不宜放過者也
問奔喪固有通典所論矣然朱子不赴高宗之喪

時有召命而不赴退溪牛溪兩先生之所已行者又如此豈其無義而先賢之行如此耶外官各守其職不得奔喪在外者之各守其分與外官恐無異同通典之說先賢之行似不無輕重如何如何更望訂教司人戊辰

答朱子不赴高宗之喪云者方在辭官之際非所謂無事則恐不當引證也惟退溪之於　文定牛溪之於仁順　仁聖誠如來諭然牛溪起草野官才中士而退溪位至宰列區區前日之疑所以在此而不在彼也如何大抵通典所論乃為大喪發者至於后妃之喪遠外之臣容有不能同者退溪之意似亦有見於是槩答於

仁順喪在坡州赴臨於 仁聖喪在海州終不赴國葬後始入都亦只以慰 上在疚爲言恐此亦遠外之義終有不敢䟽者耳然伊川之赴山陵亦是后妃之喪而西厓寒岡皆不得遵守師門舊說以葬赴哭蓋以其義有所不安故也

問按古者大夫士有君喪服君服故父母之喪無事於除而自除以孔子所荅又何除焉之語觀之則不啻分明矣然則其行二祥也以何服曰曾子再問父母之喪不除可乎而荅以過時不舉則其不服除喪之服可見矣意者只當以素服行事矣然若依喪服小記久不葬者收藏已除之服以俟

送葬之例收藏其服而行事亦或無害矣然此則論士大夫之禮耳若無官者自依行親喪之禮也今者以備要引此文而退行二祥之故備要恐本於宋龜峯之說無論有官無官皆不敢除喪恐失禮意古則以君喪服於身故不敢祭而今則以不敢祭之故及不除私服私服當除而不除君服當服而不服有官者則失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之義無官者則失適子在家自行親喪之禮進退無所據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古者君喪亦具衰麻故除私喪而服君喪無不安於心矣今則君服只白衣白笠而已故持私喪者不容去衰麻而著白衣此實古今之

異也然則無官有官皆當於再期除喪而有官者則罔退行殷奠之禮於國葬後更設祥祭無官者則用自行親喪之禮仍行祥祭而若以全然無變於平常爲未安則亦依上文虞祔之例或殺其禮以一獻行之如宋龜峯所論下一款之說無妨矣如此然後通於古今適於情禮而君臣父子貴賤隆殺之節可以無所妨奪矣曰禮曰三年之喪旣顈其練祥皆行君喪乃三年之喪也何可以無官而行練祥於葬前耶曰不然古禮無官者服君之喪齊衰三月今禮雖以白笠終三年而至許昏娶於葬後則所謂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者也惡可一以三年之

喪例之耶曰古者喪期無數親喪雖加數月之服何害於孝而必欲除之耶曰此以孝子之心言之耳非所以論禮也禮只言當除與不當除豈問孝子之情願耶從厚之說則亦有可言者久服親喪固厚於恩而不服君喪不亦薄於義耶設令如中仁二廟継陟之時則私喪幾至於更加一年而君喪則漫不之服恐無是理也且無官者固無妨也如公卿大夫不服當服之君喪而久服當除之私喪不既舛乎以禮言之既如彼以義言之又如此亦庶乎不疑於所行耳 同人癸亥

答今日東方學士大夫所宗仰而遵用者將非退栗兩

賢而誰哉兩賢所論　國恤之制明有有官無官之别實出於禮疏所謂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行親喪之義不曾左契雖龜峯之荅松江祥祭所問亦以大夫歸重初不爲士庶而言然自備要以來及於尤丈無所分别因爲通行之禮尤丈之說曰我國士庶以下皆爲君服白衣冠三年其於國恤葬祭之節自當與宰相同其意可見嵩非愚者所能曉也蓋白衣冠之制於禮無當爲今之道所宜參考禮制斟酌得宜以補世教而乃欲遂因白衣冠之制使士庶服君凡事上同於宰相此豈亞元之理耶所論諸說皆與鄙見相同但鄙則主有官無官高明則主不服君服似少參差矣

問有官無官固當依栗翁說以衰服爲節而前銜三品以下雖經臺侍者與儒生同實爲未安故慎齋先生所上喪禮異同議亦及此意意者栗翁之說只據現成服制而言耶今依慎齋說凡有官者勿論時任前銜皆從有官之例則似爲允當未知如何 同入戊辰

答慎齋說固極精當但服制則不可違 國家所定而擅行之至於喪祭諸節雖自以有衰服之例處之者未爲不可而亦與栗谷所定參差未知果何如也

問高明則主有官無官鄙見則主不服君服以此爲參差云未知有官者引其私喪而不服當服之

君服與曾子問服君喪之義何如耶鄙意則祭雖退而服不可不除也如何如何同人

答高見所主急就君服之義可謂超出近世諸儒之說矣然其間煞有難平處蓋以古禮推之似是並有君親喪者專服君服而往來祭奠於親喪雖未知當時必爲問政行事而其通行無碍於公私可見也今則國家絲制必計其人行禫之期而後付官付官而後或供職或陪祭方爲服君服之人雖急就君服有不可得矣蓋三品以下只是白衣冠之制本異於古所謂君服者三品以上自有衰服其所輕重固非盡出於尊君之義成服後反親服有若重喪遭輕喪之禮亦不可謂之不服君服與其脫服而在

家無寧姑全親喪而終就君服猶無掣肘也

問大夫士之辨疑禮問解沙溪引通典諸說而論之一以嘉善以上爲大夫一以通政爲古之下大夫何說得當歟 俞得一 癸亥

答嘉善以上之說爲勝但五禮儀必使前銜堂上官以袍幞成服則如此者恐不無參酌之道矣

問雜記謂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云云觀此則固不可哭以衰絰矣然亦不可全然脫卸以中衣孝巾哭之及其成服別具殺陽子布深衣布帶未知不悖於禮耶 李時春 庚申

答在喪服中者未詳其成服之制然略如來示恐或得

宜

問禮有大功以上必滿日成服之文而公朝事似與私喪有異且闕下獨行朝夕哭一欵有所不敢今番國恤時敢以臆見從衆行之矣前次尤相及先輩名宰嘗以聞訃日計數成服云抑別有禮家援據之證否曰昨掃門時略貢窾見而意有未盡欲得數字誨諭以為準式之地耳 俞得一 癸亥

答計日成服固正法也然禮有小功以下與主人俱成之文又國家大禮似不當續續成服若非袍幞之人同日行禮恐未為不可矣

問或因病故不入官府則於空處設位而舉哀晨

問望哭勿為成服如何 李時春庚申

答不得入官府者只可望 闕哭拜而已成服亦然朱子曰君喪士民亦可相聚為哭但不可設位至於晨昏之節恐亦不敢私行矣

問凡以緦功之輕服而未除之前有朔望會哭之禮而至於君服未闋舉朔望之哭此何所據而然耶哀意以為朝士與庶民雖有所異既持其服則於葬前朔望望哭似亦無害未知如何 同人

答朔望會哭恐亦不無其義第 國恤非私喪准行其禮令所存及士夫所通行者而已何可率易獨行之乎禮令所存如服制白笠衣帶終三年之類士夫所通行

如發引時在畿內者赴哭之類

問私喪未葬遭此　國哀旣無宿講之事又昧明據之文丈席且遠未及扣質妄以臆見有所旁照而行之者亦多難便而不定者敢此告禀伏乞指敎 同入

答朱子君臣服議曰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飮水食粥泣血眞若居父母之喪哉若知此說則可以通方喪之文矣至於曾子問所論諸義乃當時爲大夫士者之禮而到今猶不無隨世遷

異之道況在民庶之類者一一追行之耶

問爲君方喪者何謂也哀之臆見以爲君喪服制酌其輕重做古定禮或三年期年或九月五月或三月而以衰絰終制似可矣至若我　朝名雖三年朞年白笠白衣而食肉復寢一如無事之人惡在其持重服也東賢論禮亦可謂繁詳而至如此等條未聞講定其不爲禮家之欠闕乎即今好禮君子未可參證古今有所變通立定一代之制同人

答此條詳見上文蓋禮經臣爲君斬衰三年庶民爲齊衰三月其分殊矣今混爲白衣冠三年之制未知其防於何時也雖然其食肉復寢之節恐當自視禮經制服

之義而酌處之俾無失其厚者可也蓋以大夫士言之雖直行三年無不可者以庶民言之雖只以其服爲斷猶有所據故不必立定一制也如何如何

問一遵古禮恒持君服而有吊私喪則如之何以庾蔚之所謂爲父喪未吊則往父廬爲祖喪未吊則往祖廬之說觀之似當服其服而受吊矣而旁照以父喪未葬不敢變服之義亦或不然殊可疑也 同人

答以不敢私服之義觀之恐難以父祖借喪之例處之此正古今異同處恐難輕論矣

問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然而曾見世

入之私喪中遭君喪者未有服君服則古禮終不可行耶哀意以為在家持私服出外着君服似或俱得未知如何 同人

答此亦身為大夫士者之事如此行之恐為斟酌得宜之道矣

問朝夕上食限國恤成服前姑罷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成服後即復朝夕上食而用以素饌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朝夕上食及受弔等事因前勿廢耶 崔奎瑞 癸亥

答無可疑者

問禮記註曰君服在身忽遭親喪不敢為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則可行除服之事乎云云按今之 國恤中遭私喪者為之成服則豈可無除服之事乎況此經文所謂不敢私服云者或指先有私喪後遭君服者而言則何嘗有不敢為親成服之意乎然則此註所云竊恐推之太過也 同人

答古禮有君喪不敢服親喪之義可謂嚴矣然今則親喪反重於君喪有難直行古禮此似因漢文為短喪之制天下遂無服君喪者至於親喪人子自行而無禁故也以此愚嘗謂君喪大體已壞實難追復然其存羊之義又不可不深致意焉耳矣

問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又孔子曰成王年十三而嗣立明年六月既葬而朝于祖以此觀之則或因成服或因葬時而冠恐不爲無據也 尹參判拯癸亥

答將冠而遭 國恤者固當因成服而冠矣不然當待卒哭之後只冠者借吉而行之參以昏禮等數亦無不可也至於葬時云者只是成王之事何與於今日士大夫而欲據之耶

問按以曾子問諸條觀之則 國葬之前私喪葬禮之不廢可知矣曰然則其虞祔也柰何曰虞附是喪祭也不言其廢祭則行之可知也惟新聞君

喪則往哭君而歸行虞事耳曰與禮所謂不虞祔待後事不同何歟曰所謂祭先重而後輕者指並有喪也若前喪當葬而有後喪則何可以後喪之故而廢前喪之葬乎雜記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疏庾氏之說有曰後喪既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賈氏雖以為未知是否而此說却似可據也若以全然無變於平常為未安則或殺其禮以一獻行之或依赴葬訖虞三月卒哭之例只行三虞而退卒祔於葬後則為可耶 同人

答蓋有 國家條制不允於義理而臣下之道不敢直

廢者矣未有不現俗制不害義理徒被俗說所掣而不敢行如今 國恤卒哭前士夫之葬禮者既行葬禮則喪祭之當行又可推而知也若以一獻行虞則是猶不祭也此說恐未安第禮有適子主祭而居官者君喪未葬而後廢祭之文必如此者然後方可用既葬不赴虞及卒哭必俟三月之義矣非可泛施於無官者也

問國喪未葬前私家葬事決不可行耶因山下定之後則例許其私葬否推以先輕後重之義似無不可行之理而法禁所在終若拘礙如京者須今三月而時亦寒矣其可留待 國葬之期耶其可姑今權厝而待耶 李時春庚申

答 國恤未葬之前不行私葬或曰臣子之義不可先行或曰因山未卜故不可行或曰 國恤卒哭前停大中小祀故不得行然於禮令別無禁斷之意矣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改服而往如此者正指其大夫士而言無所難處況爲庶民者乎惟未及葬者未有明文然是意恐亦可以充輕後重之義依例而謹行之蓋以禮令旣無所禁祭事節目又係 凶禮實與所謂停大中小祀者無甚相妨而第此前後 國恤時士大夫家守之甚嚴今亦不敢質言幸須博詢而處之

問國家定山後聽其私葬則依用綵轝而運柩乎

行事之際當持何服而虞祔祭祀亦何以為之耶以問鮮所引小記之說葬母亦服斬衰及葬父畢虞祔然後為母虞祔者推之私服決不可著而虞祔亦當待 國虞祔之畢矣然葬母明日葬父則其間不甚懸絶今若待國虞祔則日月久遠將擾歲矣情勢不亦未安之甚者乎初虞再虞姑以單獻行之而終虞卒哭待以行之未知如何 同入

答後世既難用不敢私服之義則行葬服色非可深泥也來示所謂以單獻行虞祭者恐亦終似未安蓋單獻則不成祭禮故也必欲加慎者依喪服小記既葬而不赴虞之文追行於 大喪葬後可矣

問喪服小記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註云葬先輕而後重蓋國恤中有私喪者不敢營窆似壓於國山未卜而然也今見 喬陵既有定穴私喪若準三月則治行葬禮揆以先輕之義恐無嫌碍歟虞卒哭等節其於私喪先重後輕無所異同俟國葬後行之耶堂叔遭親喪今已三月而因 國哀未變明賜示教 俞得一 癸亥

答鄙意無論有官無官當行葬禮但有官者退行虞祭以下於卒哭後無官者雖仍行可矣蓋有官者有服君喪之義無官者不與於此禮記曾子問註疏分明可據故也但尨丈亦以分等為難矣

問士夫家返魂時則有若干儀物矣 國恤初喪當一切禁除云然則服人亦不得服其服而從之耶雖有重服遭輕喪則服其服而臨之旣畢返重服禮也此亦何害於禮耶 李挺英戊辰

答所謂返魂時儀物云者自是俗規不干於禮况當國恤時耶但如今日 國服白衣冠固是無於古之禮旣已定制通行則愚恐返哭在路時期功之人不宜服本服以從蓋君臣禮嚴與在家行禮不同義故也如何

問按以上退溪斗溪龜峯先儒之論如此國葬前時祭則可廢朔望祭節祀忌墓祭當略設行之矣蓋墓祭與忌祭一般忌祭可以略行則墓祭亦可

以略行矣退溪以為不上墓行於齋舍者何歟有齋舍者固當遵行而無齋舍者則又何以處之歟國禁屠宰則肉固難用矣至於用素饌則亦有不可曉者但牛溪雖以龜峯說為是所謂陵寢廢享而臣民上墓為未安者似終不能無別然則陵寢廢則私家墓祭當廢如內喪國家不廢陵寢之享則私家墓祭亦當從而不廢矣○又按退溪所謂國之內喪與國君喪有間者誠是以古禮言之則小君之喪乃從服也然則內喪期年冠昏喪祭恐當一以期服之禮照斷成服之後虞祔練祥皆當以三獻行之雖忌墓祭依擊蒙要訣以一獻行之

矣 尹察訪拯 癸亥

答諸賢雖有忌墓祭可行之說然退溪答金而精李剛而兩說皆非 大喪正禮愚謂此處不但當以有官無官分之亦可以吉禮凶禮分蓋忌墓祭雖曰行於哀諱壙墓之間不比時祭之純吉然其必在於吉禮之內如二祥之必入於凶禮則無疑以及朔望祭恐當以栗谷之論爲正但雖士庶恐不當上墓節祀亦當用退溪之說至於以從服期年之故欲使凡事直同於私服期制者恐未深明於 君父之尊服喪之義矣如何如何

問五禮儀曰國恤卒哭前停大中小祀今之退行於卒哭後者蓋據此而爲之也但五禮儀所指其

意自異五禮儀曰大祀宗廟社稷中祀文宣王小祀風雲雷雨山川然則所謂卒哭前停祀乃指邦國祀典而士大夫祭祀不在其中蓋宗社以下羣祀皆用樂着吉不可遽行於君喪在殯之日故葬前權停本非包得私家祭祀而言也况私家二祥是喪中之祭比之虞卒雖似近吉哭泣哀戚猶是喪之餘也行之於國恤中有何未安之理而相礙之嫌乎 崔奎瑞癸亥

答大中小祀之說鄙亦以國家祀典看矣禮答問有其說已喪禮備要始有國恤卒哭後大小祀皆許行之之文有若大小祀本指士夫而言者遂成傳誤然栗谷龜峯皆言

卒哭前不當擧殷祭蓋指三獻之禮也嘗竊推之諸賢所見皆泥於註疏中以二祥爲吉祭之文不察其所謂三獻雖似過盛實乃喪祭之禮非如經文所謂殷祭乃吉祭之禮必待除君喪然後祭之者仍欲做行於卒哭後遂有此論耳以此言之旣知殷祭本文非指喪祭禮而言則雖君父卒哭之前恐無不可行之義虞卒哭在無所嫌矣

問國典若有所禁則必立其文如五禮儀卒哭前禁嫁娶是也私家祭祀別無禁制而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明著私喪之制則其意可知也近世之人國恤中或有廢忌墓之祭者或略設而行之者

此則盖以國有大喪自爲賜殺之禮非是國有禁制而然也○禮爲君斬爲君之父母及小君皆斬衰期年上所云云皆指方喪而言也今番 國恤乃是期年之制與方喪不無間別儀禮喪服爲君之父母条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雖是國恤旣爲從服之期則以此而廢三年之變除豈是禮意同入

答此非有禁令而然臣子於 大喪在殯之日其義自不得行祭如常故也君母之喪雖與伯叔兄弟同是期服旣有公私尊卑之分則豈敢比並而爲說耶禮雖有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之說此以飲食一節言非指服制大體也

問國恤卒哭前有正朝寒食兩節祀或以爲當廢

今按退溪喪祭問答以忌祭墓祭可行爲答未知如何崔奎瑞　亥

答墓祭退溪問答其說不一有謂當行者有謂當行於齋舍者有謂不可行者最後說似是正論矣

問國恤中墓祭忌祭退溪答李剛而金而精之問不分大夫士而皆以可行之意答之只曰不上冢於齋舍行之似無妨又曰設素饌暫借白衣冠行之寒岡以爲卒哭前大中小祀並令停廢則私家時事墓事之類俱難擧行唯忌日則喪之類略具暫設何妨此亦不分大夫士夫以曾子問大夫之祭夫子所答九廢之義觀之似當分別於大夫士

而退溪寒岡所論如是墓祭忌日之間先賢亦有異同且生人於國哀卒哭前或不能行素則祭用素饌恐似未安當何以栽處耶衣帶則暫着平時所服白衣白帶耶乞賜批誨 俞得一 癸亥

答所示諸說固如此然退溪寒岡書已有有官者廟中節祀亦不宜行之說矣至栗谷遂以有官無官爲廢祭略設之分有官指朝官有衰服者無官指前銜三品以下方是正當而尤丈不肎用奈何素饌之說恐難準行矣

問祠堂俗節之祭其儀與朔望祭無異朔祭可行則俗節亦可行何以分其行廢耶更望訂教 尹奎

判拯戊辰

答朔望俗節無大分別第朔望自是逐月常行之制所設不過酒果而已俗節則既為節序燕樂之辰又其所設時食二味之屬實乃少減於時祭者故退溪之說似亦出此此所以有異也如何如何

問曾子問君薨有殷事則之君所註殷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今我國家於初喪既以時物薦獻之 太廟諸殿則私家薦新之儀亦當擧行而不廢否曾子問下章有臣有父母喪者有殷事則歸之文考之古禮國恤中遣私喪若既行朔望殷奠喪禮備要擊蒙要訣等書正至朔望亦無分別

則前頭俗節家廟茶禮當以時食餅果數品略具行之耶（俞得一癸亥）

荅節祀退溪說見上雖有官者朔望薦新等禮似當不廢唯俗節（所謂節祀者）可以減饌行之

問國恤中祭先之禮沙溪先生之說與退溪先生之說似不同退溪則以為 國君內喪與 國君喪有間卒哭前時祭不可行而忌祭則可行沙溪語意則每就卒哭後論雖忌祭似不可行卒哭前當何適從盖服既有三年期年之別則几干禮節似當有差別未知如何（崔是翁戊辰）

荅退沙兩先生論國恤喪祭禮果不同然退溪又言廟

中節祀有官者不得行栗谷亦謂忌墓祭有官者可廢有官措兼服而言無官者可略設奠此似後來定論也蓋服制
雖有三年朞年之差要之同是君喪故奠於禮制自不
得懸異矣如何如何
問國恤卒哭前私家大小祀皆當廢之而遇忌日
全然不行有所未忍殺禮而以單酌奠獻如何耶
柳黃 三戊辰
答 國恤忌日以單獻設行者乃近世通規恐無所妨
但有有官無官之分耳
問有期功之服者國喪成服後因着白帶耶抑着
私帶耶 同人

答雖儒士旣爲國家白衣冠之制則不可着私服矣

問按五禮儀無論貴賤悉於卒哭後許昏恐太無分別而往在 仁祖大王之朝遂也禮書答辭勿論爵秩高下皆令禫後許昏則又矯枉過正矣今當略依朱子說爲之節目士吏以令之校生庶族當之選人以令之生進學生當之承議郎以令之通德郎以下當之中大夫以令之通訓以下當之太中大夫以上以令之通政以上當之如此則庶乎適於厚薄隆殺之宜而不疑於可行矣尹參判拯癸亥

答 仁祖朝禮書答辭其後別無申勅須行之舉今不必拘也朱子所論民臣嫁娶之說豈不正正堂堂行之

無弊而若非　朝家變通而頒行之則亦難自下斟酌而御制愚意只當依五禮儀處之惟其士夫之識禮者各量其職秩事理必使通合於朱子說然後行之則公私兩無所碍此以禮撰典之大體也

問單獻行虞之未安而不成祭禮者非不知矣第虞者既葬父母迎精而返祭之於殯宮以安之謂也而若因遷待至稽日月則不惟情理之尤似囚極亦恐違不忍一日離之義姑以單獻略行初虞再虞之儀者意以為倣忌墓一奠之禮而或便於幽明矣若如所教必待而行之耶　李時春　庚申

答前書敢舉既葬不赴虞之文者非欲哀之必行此禮

盖以一獻行虞爲未安而言今則旣有五禮儀註說恐
當準行而無疑也

問虞以安神初虞則不可不於當日行之而或云
三虞卒哭祔祭之類當於　國恤卒哭後擇日行
之或云三虞則一依常例行之只卒哭過　國恤
卒哭後行之或云虞與卒哭乃是初喪凶祭雖當
國恤或可權行未知何說爲得耶若從權行之說
則饌品酌獻一依常時耶抑減其饌品以單獻行
之耶此則宜有時俗通行之䂓而人言各不同敢
此仰稟　李挺英戊辰

答喪禮當以主喪爲主曾子問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

之條註曰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庶子居官而行
君服適子在家自依行親喪之禮以此推之今虞卒哭
之禮切於練祥主喪者無官而不服衰則似當準禮行
之無礙有官而服衰則退行於 國喪卒哭後亦當苐
時議或以白衣冠之制謂不可以有官無官分以貳之
不敢質言也

問 仁宣王后小祥迫近而吾輩勢難入京當於
宮門哭除而但罷散士人不可與城主分庭行禮
欲於客舍中門外行之如何且於除時不可變著
黑衣曾見罷職人亦著白帽帶則欲用成服帽及
團領而除之耳 李參判端夏己卯

荅書云小祥除服之節若依初喪罷散官成服 闕下之例哭除於客舍門外如來敎恐當但未知已前居鄉士大夫見行規制果然否也服色當用素帽團領無疑至於著黑一款昨見邸報因此有議大臣之擧似可徐聞而審處之耳

問過時不除指君喪一年內而言云云按此過時不除一句以三年內看亦通以三年後看者亦通而以三年內看者義止於殷祭禮也不得通貫下文蓋殷祭時若有追除服之事則曾子當更以追除爲問不當以不除爲問矣下文曾子以不除可乎爲問孔子以過時不擧患其過制爲答則其只

設殷祭而無追除者可知矣蓋祥月既過則私喪自爾除脫故無更除之事而前後終無除喪一節有若終身不除者然此曾子孔子俱以不除爲言者也崔錫昌癸亥

答所諭以三年內有者義止於殷祭之說亦然但以下文只當於庶子之身如註說則無不通矣

問以文字言之云云按禮記所稱殷事殷奠之屬皆指喪禮者下敎誠然而但嘗考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註殷盛也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見通解續宗廟二十五卷三十八板書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蔡傳曰殷與五年再殷

祭之殷同易豫之大象曰先王以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程傳曰禮有殷奠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詳此數條則殷字通用於大享吉禮非但用於喪禮也且公羊所稱殷祭乃指禘祫之大事而殷祭之云正與曾子問相同然則此兩條當以別紙所謂初誤於註疏以殷為二祥而必如哀說而後上下文義方無碍滯為正焉 同人

答殷奠殷祭以喪禮中文義自相通貫者為切然無不可以吉禮祭看之理則來示亦然也 此條當與下與尹子仁癸亥書參看

問以類例言之如久而不葬云云按禮既有過行練祥之文以此旁照於今日也然禮記所云意各

有別如久而不葬三年而葬兩條則葬雖是奪情之事而聖人制禮時月有數久而不葬是爲禮制有闕情事未伸故未葬而不除既葬而祭此乃處變之禮而不可以常制論也三年之喪既顏一條父母之喪人子之至痛而練祥是向吉之祭未葬之前廢之固宜且以禮制言之方其後喪身伏苫塊退行練祥無過制之嫌故也至於君喪則義莫重焉而朱子既有義之至而情有未至之訓蓋以令制言之白笠白衣是親喪之禫服葬前既無面垢擗踊之事既葬又許嫁娶等吉禮則其於親喪有不可一例論者然則此等節文恐難比並於今

日而門下前日抵尤丈書中所謂既葬而不赴虞
先葬者不虞祔恐非如此之類者恐當為不易之
論也 曰又

答父不葬三年而葬等禮與此意義為異鄙亦豈不知
之但禮家若無正文可據者必用旁照以證之註疏既
以殷祭為練祥而必將行之則其旁照之切莫過於是
矣其以今日 國制之不典致疑於行古之禮恐尤未
安

問才見壽翁哀侍所示以為鄭賈東滙勉齋諸賢
皆從二祥之說崇教又有此意請以復於壽翁者
仰稟錫鬯盖嘗反覆熟讀其註疏而竊有疑焉長

意鄭註本非如此而賈疏誤解也殷祭禮也下註
曰謂主人也支子則否云云此蓋以爲適子居官
者君服除後行時享以伸孝心支子居官者君服
雖除不得行殷祭蓋禮支子不祭又其適子在家
自依行親喪故私服除後數年之間時享累擧支
子於君服除後只得來與宗子之祭而已無別爲
追擧之事云爾鄭註何嘗有行二祥如疏說之云
耶東滙之註乖因註疏舊套此亦非別見也勉齋
於通解大綱甚整而於註疏未暇盡釐蓋其力有
未逮非以舊註疏爲皆十分是當而望後人之盡
從也今觀士冠禮以下朱子所定則每段之下以

今按立論多所卞破而續通觧則別立論處甚少可知其力之未暇也若以載於通觧爲不可一毫違越則有言曰而夫死者女服斬衰（見喪變禮三十板）母喪期年後女可以嫁（見喪服二十九板）此等禮文亦將遵行而不可改耶愚意於賈疏中但取其子之適庶官之有無之別一義而已其以二祥看者竊恐推不云也（同入）

答嘗竊反覆於孔曾問答通上下以不除私服爲主以殷祭爲時祭者文勢義理俱似明白註疏所謂殷祭即小大二祥及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云者迂滯牽強殊未合理且觀親喪過小祥而遭君喪則待其除

爲四年將大祥而遣君喪則待其除爲五年尤似徑儁矣此愚所以有前日之說盖自平日意見由出來第更思之誠有未易言者何則禮云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君喪之內固不敢議私喪之除矣然既葬而虞矣虞而卒哭矣乃以君喪之故不行二祥之祭除親喪而即吉服於情於禮俱爲不安之甚者非如親迎時享雖過而不必追則鄭氏遂立文曰謂主人也支子則否賈疏從而釋之至於勉齋東滙澤諸公不敢有改夫豈不知今人之所知不見今人之所見而至此耶如又以諸證言之曲禮喪事先遠日疏曰葬與二祥是奪情之義則二祥與葬等可知也曾子問祭過時不祭疏熊氏曰喪祭過

時猶追而祭之此雖爲三年之喪旣顔其練祥皆行而
言如小記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之類通在其中則二
祥之無不追行可知也久而不葬疏曰諸親月足而除
然皆藏之至葬反服之則主喪者不除服可知也通典
旣練爲人後議司馬操曰景以甲練後方來後甲被喪
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則以此推之凡不
行二祥之前凡奠猶存可知矣本疏旣曰適子除君服
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又小記祭不爲除喪疏
曰祭雖不爲除喪除喪與祭同時摠而言之練祥亦名
除喪則殷祭之爲除喪可知也夫三年之喪如駟之過
隙君子喪親之心宜不得不行二祥其出乎人情行乎

禮義本自如此而況鄭康成固為漢世大儒緒正禮經無不允合而勉齋先生親承朱子之旨著為成書周編齊整間雖不能盡善略知哀侍所示者而要亦不可以他求矣又安知其説雖似迂滯牽强而或不無深得其義者則當此處變之禮其當直以己見為是而斷然不行乎抑將斟酌情文參合事理姑從先儒已定之説而行之乎此可一言而決矣且如大夫祭三代古今之達禮而朱子家禮因程訓祭四代練而祔孔子所善而宋子反用周禮卒哭而祔父在為母杖朞禮經既有明文而朱子因宋制為齊衰三年蓋其或用先賢之説或從古禮或從今制皆有其道何嘗以義直截而輒行變更

無所遲難耶固陋之見大類如是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所諭兩條其有吉日而夫死云者自是夫子說不干勉
齋父卒則爲母疏則鄙亦嘗疑之第當深思其故恐不
可以此而遽廢諸說也

問竊以爲雖行練祥不可盛設如常時略設奠獻
爲宜按記曰凶年祀以下牲見通解祭物篇末疏曰天子之
大夫常祭用大牢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大夫常
用少牢降用特豕士降用特豚又記將祭而昆弟
死既殯而主人之祔降散等見卒哭記二十五板註曰爲親
喪略威儀又曾子問大夫之祭鼎俎既陳聞齊衰
之喪三飯不侑大功酢而已小功緦室中之事而

己（見喪變禮三十三板）詳此數條則古人以大侵減其牲牢
國有大喪其爲大侵大矣（用禮引子卯之義）祭品之當減
可知爲昆弟之喪略其威儀則儀節之當略可知
齊衰之三飯不侑大功之酢皆不備奠獻之節而
室中之事乃止於三獻則時享之或不備禮者亦
可知矣以此而揆之則先正如浦渚相公之勸人
略設除喪夫豈無所見哉○或以不備祭而除喪
爲疑而此亦有不然者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
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見喪服變除二十七板）註曰親近而
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則宜不相爲也然則除喪
與設祭本不相關而朱子曰兄弟先滿者先除後

滿者後除皆當計其月數而變除而已今當 大
喪從容行祭正與下教所謂存羊之義不可不深
致意者相符蓋既不可以不除又不可以祭如常
時則於此豈可無斟量善處之道哉 同入

答略設除服之說下證雖多而皆於必行二祥之主意
無甚關涉矣

問曾子問所謂過時不舉一句所以答不除可字
之問則上文所謂殷祭恐非指二祥也殷祭果是
二祥則是有除喪之節矣曾子何以有不除之問
字且君服除後行二祥如註說則是過時而舉也
孔子何以云過時不舉禮也父喪將竟而遭君喪

者若從此註則是五六年後方爲父祥忌其過制之意安在哉 同人

問曾子問此條文義本不如此而陳氏註因賈疏而有此說蓋所謂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古之卿士遭君親喪者常持君服不得着私喪之服身既不敢服何有除脫之事雖無變除之節其祥月既過之後則私喪自然除脫故無更除之事若欲追擧於其後則是過於聖人之禮制故有過時不擧之訓由此觀之所謂殷祭乃指時享也蓋四五年因公私喪久廢廟享故君服除後行時享以伸孝思也 崔奎瑞

答曾子問一段文義舊嘗看得如崔哀說蓋必如是而後上下文義方無得滯也或言權右尹諰之亦主此論曾略舉似左丈而不加省蓋不是其立異於註疏也註疏本意恐亦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之義有此解釋矣

問註又以行殷祭爲適子居官之事而庶子則無追此亦未曉孔子初既有過時不除之答故曾子復以不除可乎發問上下文理極其明白何嘗分適子庶子而言之也蓋註說既以殷祭爲二祥故不免別生他義然就其註說而論之適子主祭而居官者君服除後行祥祭而適子之無官者自依

行親喪之禮云者蓋以大夫士則在公而持君服故不得行殷祭而必退行於君服除後其無官之適子在家而持私服無常服君喪之事故得行二祥如禮詳此則今之人既無在公所持君服之事其可廢二祥之祭而闕然於親喪之變除乎 同人

婁友

答集說適子庶子之說雖不正應於經文然其義理十分明白遵傚推行誠無所礙蓋以適子庶子分之者與禮經喪禮大體一以適子為主而庶子不與之義同以有官無官分之者亦與禮經服君喪者必以大夫士庶人為等級之義同如朱子論嫁娶之節亦自可見此退

稟諸賢必以此意論國恤祭祀之禮者也今於君喪通
政以上勿論居喪之人皆以袍幞成服則燕居之時雖
不常着是卽所謂持君服者安可主於除喪而謂之無
服乎

問禮記所云身有君服不敢私服一語其以尊尊
之義斷親親之恩者可謂嚴矣今人國恤中不爲
除喪只着私喪之服實非分義之所敢安而當除
之私服過於制而不除當服之君喪以私服而不
服又豈禮經之意哉蓋古人常持君服故父喪雖
無變除之事而道理自安今之時與古異君喪成
服之後及服私喪之服只於國葬及除服時服其

服而哭之而已則私喪變除自宜如禮傳曰事異
殷周禮從而變此之謂也 同人
答所諭以不除私喪而不服君服之非與尹子仁說同
誠亦有妨於爲君之大義矣
問似聞近世長者之論以除喪行祭分作兩節爲
宜蓋以親喪之不可過制禮意甚明故於祥日除
喪以備要中有卒哭後行大小祀之文故退行祥
祭也此固爲今日折衷之論而但念祥日除喪之
後主不入廟則與古人所謂不忍一日無所歸者
似乎逕庭欲即入廟乎則雖除喪未行祥祭而入
廟於禮有違或曰祥祭變除行於再期之日吉祭

退行於 國葬後略倣君服除後殷祭之義無以
為孝子復常之節庶乎可矣云云未知此說如何

同人

答以除喪行祭分而二之之說愚嘗非之矣祥祭若果
行之則吉祭前亦似有禫祭一節何以略之耶大抵二
者以時審處可矣

問曾子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註朝夕之奠
不可廢又曰有殷事則歸殷事謂朔望之奠朝夕
朔望之奠尚不可廢則練祥當行亦可以知也
國制 國恤朝官及儒生皆白笠終喪則其義重
矣而卒哭後許行嫁娶嫁娶吉禮而許行於葬後

則祥禫是喪餘之祭行於葬前恐不害於禮律也

[illegible] 同人

答今日所論者不敢於　國恤中行盛祭也殷事雖重猶輕於練祥則恐難以此而為必行練祥之證也許行嫁娶一節誠亦然矣

問近世士大夫之退行祥事於卒哭後者固出禮疑從厚之意亦可謂忠孝謹慎之至也但禮疑從厚云者謂其禮節之間有輕重之分而疑而難斷者耳此則親喪之不可過制不是節目間難下之事而祥日變除既無導於親之嫌除私喪而着君服又無薄於君之嫌則韓子所謂從厚雖善未若

允合之爲懿者正謂此等也 同人

答國恤葬祭諸禮初誤於註疏以殷祭爲二祥而謂其必當行於君服既除之後者再誤於栗龜諸賢以國制卒哭後擬之於君服除後者三誤於備要不分有官無官而遂爲一時通行之禮者以至於此其弊。有不可勝言然 國有大殯時祭決不可矣 山陵發祭臣子之家不可獨擧節祀矣忌祭雖行終亦不過於一酌矣此皆前後諸賢因心起義庶幾有以自安於臣子之分者而至於凶禮如葬如練祥固有歲月之限著於禮法又非吉禮之比則恐無不行之義蓋葬在卒哭後則以匹夫而行天子之禮矣練祥在卒哭後則或有數年不脫

喪經之患矣其可乎哉如何如何

問奎瑞家再期在於今月過再期後其持服當如何欲因持私服乎則或以為若此者是為加私喪五月也則 國期亦是短五月也今者欲持過時之私喪而不服當服之國服者與曾子問君服在身不敢私服之本意大段相悖云欲持國服乎則我 國卿士並有公私喪者未嘗着 國服而常持私服今者祥事未行几筵未徹而遽持國服亦有不可云未知何以則得中耶 同入

答果次第行祥禫則無此疑矣禫雖吉祭皆在三年喪祭之內雖與君喪同為白笠素服亦與禮經所謂輕包

重犆之義無異君服雖重今人旣以親喪為主則反似輕矣過禫之後仍行君喪方為允當矣

問云云 宋徵殷戊辰

荅示及國恤卒哭前練祥之禮曾考曾子問士大夫有君服可以除之註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行親喪之禮者又考退溪荅寒岡書所謂其就廟如節祀之禮有官者恐亦不可行及栗谷荅牛溪書所謂如某則卒哭前忌墓兩祭俱廢矣如兄則無衰服略設一奠不備殷禮無妨之說見續集以為吉祭固不可行凶祭自虞以下依練祥無官者當行有官者當退行於卒哭後庶無甚悖矣第非但

備要大祥祭只言當退行之義而不分其有官無官尨
丈至謂凡在白衣服之列者不當與服衰者貳之又曰
梓宮在殯仙寢未冷之時以純吉從事誠有不忍者然
後至今不敢有所質言於此禮也所諭追行二祥之後
既餘一朔猶未踰月恐當設行禫祭蓋與追行二祥無
異義矣如何

問國恤卒哭前不得除私喪蓋以不能殷祭也期
大功未葬前不得行祭則亦未可除喪耶辛行參丙寅

答國恤卒哭前不得除私喪云者亦有大夫士之辨不
可一例而不除也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
而祭註為行小祥大祥之祭也然則期大功未葬尨非

所論者

問云云 李蒔春 庚申

答國恤練祥之禮左丈則以爲國制自公卿至士庶既已白衣冠終喪則卒哭之前皆當廢祭愚則以爲國制之白衣冠雖不可不遵至於葬祭必依禮經註說自依行親喪之義及考退溪栗谷有有官無官之論使有官者練祥卒哭前當廢無官者雖卒哭前當行蓋所謂有官者指百官有衰服及前銜堂上官亦服衰服者非指曾霑一命之類也律以正義一命之類當入有官者無疑然國制如此亦無奈何矣但栗谷於鄭松江以直提學居憂時使勿行祥祭已與禮註有官無官之義必異而沙溪之喪愼獨齋以前持

平居憂不行練祭尤丈則尤以慎齋為明證矣頃年亾
子大祥適在　仁敬王后卒哭內鄙以禮經退栗之論
爭之甚力尤丈乃謂是欲薄於君親其言極不安遂亦
退行喪祭矣大抵此事非但禮經甚明自係喪祭非如
時忌墓吉祭之難行故鄙意斷欲行之而栗沙以後諸
論如此故亦不敢直行此所以兩存其義俟哀侍有所
擇行者也然禮經之義終必不可廢矣如何如何
不行祥不脫衰則几筵上食之當行可知也
此乃行亦可不行亦可之意也亦在量處
問除喪一款人道之大節一國宜無異同而近來
國恤中除喪者京鄉湖嶺多有不同想緣不曾有

先儒定論而然歟以沙溪所論卒哭後私喪二祥
未知其必不可行之說考之則卒哭前似不當除
服而以禮記大夫士有私喪條註意語推之則似
無不可除之理蓋古今異制今世既無主祭而居
官之法則亦可依自依行親喪之禮之說而行之
恐未可引不行之古禮而廢當行之大節也忌祭
却輕於祥祭而栗谷定論亦云有官者不得行無
官者可略行則獨此祥祭無官而可退於五月或
七月之後耶又其有官既云指衰服則無官便通
指前銜及庶人也然則除喪節次似亦無前銜庶
人之别而或云當有差别此亦果然否有官指衰

服之稱豈但施之忌祭而不得施於喪祭也或曰禮旣曰君喪除後殷祭云故今之卒哭前不得除服者豈以不得行殷祭而獨先除服爲未安耶此語似矣而恐非得中之論也祭饌之隆殺與喪服除不除輕重何如耶且今世朝夕上食之終三年已厚於宋時之俗而祥祭旣不得行於卒哭前則上食似亦不廢於祥祭之前是三年之後又加半年也禮宜從厚愛禮存羊之義恐到此並推不得也况禮君喪除後殷祭以君爲重也今世士大夫旣無服君喪之節而加服私喪則烏在其重君輕親以義斷恩耶大抵可除不可除固不知禮意果

如何而一國喪制有異同者似非盛世之禮俗如
何如何 崔是翁

答除喪異同果為禮俗之末弊此亦無可為者大抵自
昏朝來六七十年論禮家必以沙溪為主故其稍有識
好禮者皆從備要卒哭後行二祥之說其不及此者專
以常制行祭脫服而無疑亦俗情然也此乃又以致今
異同之闕捩是以近歲之中雖有以退栗有官無官之
說言者栗谷論國恤禮者十年前始出於坡山書堂擲壁人不信聽勢自如此
矣觀左右所主似以泥於古禮不得依時行祭為慨然
然今士大夫雖無主祭居官之事而既服君衰則不敢
私服之義不可不存也忌墓祭係吉禮虞卒哭祔練祥

係凶禮禮固不同而俱是三獻殷祭故服衰者義又不敢直行也喪期有常限今始便踰數月是尤所謂難安者而大體如此不得不略依三年而葬及追服者之制而行之也君喪爲重之說人亦有言但 國家之制士夫除官然後始以白帽參祭於魂殿則非必先除服者可以得行君喪也蓋古今禮制雖不盡同而其於不敢殷祭之義誠難弁髦而廢之事理則然但備要之文初不論其有官無官是因今制而無失古義此退栗之說雖未盛行猶當有補於世也

問小祥之日迫於私情若行奠禮則無祝爲宜耶抑先告事由耶 柳貴三 戊辰

答祝則其日當告以　大喪在殯不得行正祭之意然據曾子問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條註有無官者當行練祥之明文似可察詳也如何

問喪家不得行小祥則朞服者亦不得除之耶朞服者若哭而除之則三年之降服朞年者如之何

同人

答喪家雖不行練祭降服正服之兩期則恐無不除之理矣

問　國恤未葬前大中小祀皆廢則私喪禫祭吉祭亦不可行耶先儒於士喪以前喪禫事不行於後喪中而依朱子過時不祭之文證其無追祭之

事況君喪比私喪為重身有君喪而私喪不敢服不敢除古有其禮則禫事亦不敢行而私情所在亦不忍全然廢祭當此擧　國縞素之日雖不得除服而以其白笠白衣依一獻禮減品略行亦無所有害於禮法耶至於吉祭乃是正祭而又有改題祧遷等事似無過時不祭之義則待　國恤卒哭後趂其正祭之日亦可即行耶 李時亨 戊辰

答示　國恤中禫祭行否雖不敢質言禮記曾子問註疏有庶子在官適子在家自依行親喪之說以此觀之今之為士民者似無不可行練祥禫祭之理而備要不分有官無官只習以卒哭後行祭為節與註疏及退溪

栗谷諸先生說不同惟在詳酌情文而處之也吉祭改
祧等說亦意甚當盖說者以禫祭爲吉祭其義固然但
家禮自虞至禫皆入喪禮尖非全吉時事之類此意亦
當參詳也如何如何

問龜峯所言設奠脫服之說用於百官者退行祥
祭之類其義實當而以爲不可用者何耶愚意欲
從之未知如何 尹參判拯戊辰

答喪服小記雖有祭不爲除喪之說然古今禮制未見
有分爲兩節者然則只設奠而遂脫三年喪之服恐甚
未安不敢從也

問祥祭者或略行而依要訣喪中祭祀不讀祝之

說則似不用祝而祥祭似有所别如何李時春甲子

答祥祭略行宜無告祝但若將因 國恤不敢行祭之意爲辭則其亦可也

問今見下諭與甲寅所論大不同未知前後之見有異而然耶盖因來教竊想曾子問註疏之意又以朱子答范伯崇書所謂衰麻之衣不釋於身以至廢此一事有所未安之說推之民於君喪既無廢此等節則似無不祭之理矣然註疏之意朱子之書通指喪內而言也今日所論只是卒哭前後而分義所在雖亦不敢擧廢禮於 國家廢祭之中後世亦不用旣服者不敢除之禮則其所略行

而除之恐爲情之盡而義或然也如何　同人

答所論練祥之禮與甲寅不同者盖前日非不知註疏集說自依行親喪之義矣盖爲栗谷沙溪不行殷祭之說欲退於卒哭後也然禮經所論如是分明且古禮則無除喪卒哭之分而今禮則以卒哭視同除喪有官者固當退行於卒哭後無官者只管用自依行親喪之義其說尤勝於栗沙兩說故耳至於略祭除服一節宋龜峯及近日尹子仁皆有此說愚意則不然練祥者人子送終之大祭也壓於　國恤不行正禮而獨自脫衰其於孝子之情喪禮之本果何如耶前日屢告此意而不蒙垂納似是堅於意見也

問祝辭若添　國恤不敢行祭之意則其措語命
示如何當添入於某以上否 同人
答略奠時祝辭云者只告因　國恤不敢行大祭之意
而已若家禮大祥本祝則當用於追祭時也
問禮云主人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云則
主祭者外似若可以不待祥而除之也家有庶母
及孫哀之妻主婦則似當偕主人除喪而庶母則
亦可哭而先除而不待祥耶 權奎瑞 癸亥
答當與主人同時除服
問再期之日無奠獻之節情理有所不忍若可行
祭則又無不可行祥之理未知如何非忌非祥祝

當用何例耶 同人

答若不行祥則再期之日當行單酌之奠如要訣所謂服中行之者可也祝則只當告以有 國恤不敢行之意

問王妃喪與大臣喪有差等而服期則私親三年服或重於彼耶君親之分自有輕重而以臣觀之莫非君也則期年之服必重於三年之制耶願聞明教 李時春 庚申

答爲士大夫者於其君及小君之喪服雖有殊義則大同然則其於君親並喪輕重可知矣惟今之庶民有不然者禮庶民爲 國君齊衰三月而於小君無服安可

以 國制白衣冠之故比隆於私親三年之喪耶

與尹曾西宣擧書

盖以曾子問觀之宜自親喪不得成服云云詳見成服條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九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

國恤 下

答林德涵 泳 書 庚申

臣民不天 坤聖上昇攀號之痛無間草澤況左右身在邇列者乎平生無一自伸之地唯於前後 國恤適在都中輒與於士民哭班之後矣今亦初欲往赴卽歸而自念此身方上章辭 命雖曰近畿稱號居住自係外臣又非如常仕之人可以入臨而無妨玆不獲已方發程要赴維楊府朝過戚服而歸未知其於義無悖也蓋觀退溪先生於[redacted]文定牛溪先生於 仁順仁聖二喪皆不赴臨闕下是時退溪已官參判牛溪已出謝正

卽而又乃如此此似可法故耳但朱子語類有士庶不
可設位及出榜告示之文須說州府方成事體也如何
○所帶職名或已因事遞改耶鄙則當依舊例以前銜
生進服色成制於楊府

答宋尤齋時烈書 癸亥

前所奉禀者欲知頃年 國恤所據之禮爲之略加倣
行也承敎以朱子官舍之說爲重謹聞命矣第此見於
何人答問耶若語類一條則其末固有出榜告示之文
至其首乃曰君喪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設位此似許
其聚哭而不許其設位也未知然否伏乞下示至於退
溪先生事自謂地主不與官次有難獨行成服於 殿

俾故姑倣朱子望闕謝恩之例如是行之意亦可見矣
嘗有一疑並此奉告所居距京四十里距州治六十里
前後 國恤時見近村士人不能徒步奔赴皆合數村
同行望哭成服之禮此識不免於官舍之說矣然若以
非官舍爲拘全不望哭成服恐未安無乃語類所記
亦可聚哭者指此等處而言耶然則似不可一槩斷定
如何如何

答宋右齋書 甲寅

成服一節謹以鄙意度之蓋斬衰之服非如私服恐緦
以下與主俱成之類而所謂朝議亦不爲敎令儀註之
有據只是一時縉紳之論如此云爾竊恐依常服計日

而自成者爲是未知如何李友養而適到此以謂既入
國門成服自當與朝廷所行共體此說亦似可採惟在
更加商量而處之也

與宋左齋書 庚申

甲寅 國恤時嘗以士夫家祭祀敢奉別帖因請其吉
凶尊卑之衷矣未蒙明教今不敢申恩惟備要所謂
國恤卒哭後許行大小祭祀私喪二祥未知其必不可、
行一段其義儘是明白矣側聞五禮儀傳祭條註云若
內喪在先則 殿下脫服後行祭如常今將次第舉行
註說則其間士夫家事體又當與舊時 大喪卒哭後
一轍未知二祥終無不可行之義果如沙溪老先生說

耶或者以在下之道不宜上同於 國家為疑此似太
過
親喪中有君喪服者不敢私服之義已見於曾子問其
間雖有歸居于家反君所之節而其服則同此為禮家
定論無容更贅此正崇教所謂指公卿大夫常在公朝
而言非泛指士民者自與後世臣僚喪親之制逕庭甚
矣惟今卿大夫以下 國恤卒哭前不敢直行諸祭者
雖非有所禁令而實乃原於五禮儀自初喪至卒哭停
祭之說亦崇教所謂為臣子者全用常禮為不敢安於
心故不能不為之節損者也然其所謂為之節損者必
於其人之尊卑其祭之吉凶有所憑依參酌之端然後

方可合義如或以此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吏皆不得行虞卒祥時忌墓之屬而必至卒哭之後一體並舉則亦豈自盡於君喪之道者哉方喪之制朱子既謂之比方於親喪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云則誠難以後人私見有所創說而得宜然其所處婚姻一節最為今日憑依之端又況近世諸先生各自有說不無就中參酌之事則懇請有以仰恩而奉裁於門下也夫所謂自公卿至士吏皆不得行祭者豈非以我 國之制以生員進士生徒及錄事書吏之徒皆白衣冠三年與臣僚之服斬衰者大致無甚分別故耶然而退栗二先生猶以有官無官為言（有官者即指文武百官及前銜堂上官以上有衰服者無官者前銜三品以下）

至書吏之類也則是殆以集說所謂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意參於其間而著乃吉凶喪祭之際恐尤不可不分者也采之陋見也曾子問既有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遂之之文已與大夫之祭鼎俎既陳聞君薨廢之說不同而朔日月半之殷事亦且互擧則其以在下先輕之卒必待其君五月之葬而後乃葬者似無其理既行其葬而不行虞卒亦知其必不然也蓋喪服小記雖有既葬而不赴虞及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之文恐非如此之類者誠爲以不敢私服之義推之則其於親喪輕包重特之制有難擬議而又曰主人皆冠則類非以君之服而廢赴虞明矣六抵

經文殘缺旨義深奧有官者之禮終無的證不敢為說而至於無官之人於其祥祭之重且吉者猶當依時行禮而於其虞卒之輕且凶者顧反不行以致更與朱子所謂三月許昏之義不啻背馳無甚意義矣況於今日之　喪明有別註　國家所行又將可驗則雖曰卒非正禮為臣子者亦不宜自處於其薄而要之視前日大喪時停祭直待卒哭者煞有不同者國家條制若在官以時論正則已不然未見以非禮而不遵行者如今士夫白衣冠三年之制亦其一也且如二祥之說則又有其由既非適子之居官又非時祭墓祭之吉禮愚恐其亦無必以無官之卑分而不行奪情之喪祭之理矣未知如何禮自卒哭以後稱為漸吉然其大體卒哭祥禫皆在喪禮編內可見也若其

有官者之禮必欲更加參酌則似當以退溪之不行節祀栗谷之專廢忌墓爲法（忌祭或依寒岡喪錄之說行以一獻不至大妨矣）而葬與虞祭姑依赴葬赴虞之說以行之或用既葬不赴虞之例退行於卒哭後以附朱子選人以上之義者庶幾得夫尊卑吉凶之衷而亦與備要二祥未知其必不行之說合矣○昨奉抵李哀徵明別紙其於　仙寢未冷遽以純吉從事之語不勝驚悚敢陳陋見之本宗並請其咎也若曰退栗雖有有官無官之別不至如此盡行虞祥云則有一焉先正所論只在時忌墓而不及於虞卒者豈亦非所謂吉凶之分而唯栗谷引祥乃殷祭之說則是以有官者言矣蓋今日雖無官者亦爲不敢

全行時忌墓之吉祭則是又豈非為臣子者不敢自處其薄而實與　國家所行有異處耶如何如何○續考禮答問有曰小君喪之與君喪固有輕重今　國祭亦廢而大夫家於都下敢行三獻私祭於國有殯之日情義未穩此乃答鄭松江者而與栗谷所論為一事矣詳其語意似亦但以大夫為重矣

答尹子仁拯書 癸丑

山陵緬禮遠外聞之慮罔涯此鄉本無士夫聞見重以疾病兼瞠殊未講求其所當處大抵揆以古義恐無必為趨會之端至於野哭塗泣要各自伸其追慕者又難以例局也

答崔義伯 邦孝 書 乙丑

服制事以古言之雖歸哭父母之時必服君服而不敢服私喪以今言之有君服者皆服父母以終制此所以難斷況此所遭非初喪奔赴而守陵官事體絶異朝臣者至於上章則所謂前例恐或為山陵祭享變通之類欲冒陳私情如今者其無僭越不嚴之嫌耶鄙見惛然不敢正對向末二條示意似然矣大抵此事禮既無可據之文恐當稟議於朝紳而處之也如何如何

答趙光甫 持謙 書 甲子

聖后因山儵迫臣民追痛恍焉如昨示意謹領令既以袍帽成服又有軍銜在身則似當隨衆入參內班矣此

則必以為不敢自遂且如城外散班無論遠外之臣罪黜之蹤一皆聚哭其来已久恐不當直造 陵下也至於 下玄宮時有難 闕外行禮如在京士民例則雖来待 陵下行禮後即歸鄉居亦可矣袍襆固非散班所宜既已以此成服則不用於引葬大事而將焉用之耶殊無可疑惟在商量而處之也鄙則欲於初二入往東城外迎哭旋到山陵留待是計

答崔汝和錫鼎書甲子

祥祭一節高明所執既與他人有異又常準行於前時兩喪者不翅鄭重則誠難輒到今奉効善道矣別幅所喻謹悉平日於此等禮節以其己識不強每資考閱詳審

鮮有踈脫者適於彼時文叔所問徒據意見不甚精致以誤於前常切悔歎也但有吉日一段示意雖甚明白恐其中有不然者何則夫為妻齊衰妻為夫斬衰乃乾大坤至之義此二人固未有期三年之恩者為帛服則必以其倫然則夫子所謂亦如之者初非謂齊衰也鄭氏於此義極精微一毫不放過是故朱子於通解昏儀載此條註亦不易一字可知其意矣至以通解續無勉齋斷案視若未成之書不欲遵用則恐非小病蓋雖不能一一照勘完定如朱子之於通解初頭然既已手加整頓作為成書則除非義理十分疑惑或古今異宜者安可不為之遵用耶

答崔文叔 奎瑞 書 癸亥

別紙所復禮己盡照矣其時適檢儀禮續喪變禮不得只以平日意見有所商量蓋恐不免於率易之咎故更將儀禮禮記本文參之誠有可容又復者蓋以註文言之雖有過時不除之說此則指君喪三年之內也至於殷祭則其爲追除可以除之服明矣不言除服而言殷祭者擧重見輕祭不爲除喪故耳以類例言之如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三年之喪既頗其練祥皆行之屬不一而足所主雖異而亦可旁通故疏文直曰如喪久不葬者是也以文字言之士喪禮曰月半不殷奠曾子問曰有殷事則之君所與此

設祭三處皆以喪禮言未有以時祭言者如祭過時不祭君子過時不祭亦其類也况註疏雖有可疑者亟乃喪禮大節目而勉齋東滙澤諸公一並遵而不改在今誠難遽變矣庚申與左齋書乃以註疏爲節度者大體似無紕繆玆敢謄呈幸與和京商量而處之

答沈明仲 世熙 書 甲子

示喩禫祭當時思量謹以曾子問註疏自依行親喪之說與夫通解卒哭以下皆入於喪禮者爲定事或參互而義無殊致恐非甚疑者蓋吉祭之義始自卒哭曰祔曰練曰祥一節深於一節然豈可以練祥爲吉祭而莫之行耶禫亦非獨大關於是特著徼吉之服爲異則今

雖爲國恤着白衣冠而行之不過爲尸八三飯不侑酳不酢之一例而已時祭尚然况此類耶以此推之鄭氏朱子過時不禫之說意自有在非如沙溪必以禫爲吉祭而不行者之意也蓋此乃近世禮家大節目當更細推之不可率爾也至於禫後間月行吉祭之說不記爲先儒某說適考愚伏答同春說所錄入問解者末段正以踰月爲是雖如來示處之恐無不可耳所論國恤葬祭說甚善下梢引諸儒說以破問者之意尤惜不任傾歎

答李伯祥徵明書庚申

所詢變禮謹悉所謂難行虞卒哭者實今日哀家肯綮處也鄙意虞卒祭雖曰殷祭實與 國家所停大中小祀之類吉凶相反有若南北既不禁葬又必無禁葬祭

之理則一依常禮行之似無甚妨矣如必以為未安則依喪服小記既葬而不報虞之文營葬立主而先告其由退行諸祭於 大喪卒哭後不無所據耳抑愚有一意焉小記又有所謂報葬則報虞卒哭又俟 月之說雖稍不襯於哀家所遭如來諭者今若只行三虞而退卒哭及祔於 大喪卒哭之後其於安私神重 國恤之道似乎兩宜幸加詳思而處之

答李伯祥書 庚申

垂示禮疑當初鄙說只將吉凶兩節參酌而言之眂得君輔書有五禮儀云云之語殊覺分曉竊恐中間 歷朝或有隨時改議之事為懇趙令汝吉使問 國家前

頭當行躳享大祭及各 陵正朝祭與否於其兄宗伯
以示時未還來蓋鄙家亦有亡兒祥事故也大抵若從
五禮儀本文則三虞卒哭並當依常例行之無疑惟反
哭節次用左揆所論尤似慎重矣或曰自 上雖以內
喪之故即行大中小祀而為臣子者恐難遽同於 國
家以行殷祭此說亦極有理但葬禮既以無禁而先行
則三虞自係葬後喪祭卒哭雖曰漸吉猶非時祭之類
而又與當初混論於大喪者有間恐亦可以無禁而行
之蓋如古禮君喪三年之內至襲私喪大小祥而沙溪
先生以為國恤卒哭後既許大小祭祀則私喪大小祥
未知其必不可行若如或者之說所謂大小祥將終不

敢行於三年之內也如何如何

答朴大叔 鐔 書

國喪時祀雖當不廢至於受胙云云 詳見時祭條

答李君輔 世弼 書 庚申

垂示與趙洪兩友書甚荷不鄙此事曾於答錦平之問略布愚意其亦未之見耶嘗念禮家所謂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於其門者乃古今之常制也至於夫子所論並有君親之喪者其不敢私服及至行殷祭之義則實係變禮之大者而今皆一切廢之蓋其本出於漢文短喪之制爲君則曰此而益輕爲親則曰此而益重已成歷代通行之規其難以一人之見直行古禮亦審矣但

自君子處之必有就中斟酌服行之道以祔於聖人愛禮存羊之義有不可已此愚所以於頃祭禮之說欲倣前後註疏及退栗所論而行之（只以栗谷所論祥禫之說爲據則似用註疏之意而至論於松江家事則恐未盡合也）庶無大過而議有不合至以薄於君父為言苟使今之薦紳仍以攻之幾何而不得向來所罹之罪耶矧且近世儒賢所行亦或有所本焉者不敢不姑從其說非謂其義必當無疑也以此亦嘗私謂官尊而居憂者猶可外持 國服於出入之時以之存古義而循今制（五禮儀前銜堂上官皆布裹帽帶戎服）今乃以漢唐以後一切處君喪之規認為至當不易底道理不論官之高下身之出入而惟親喪是主則未知於愛禮存羊之義

果何如也○國制之以前銜三品以下同於生進者似以儀禮爲國君致仕與庶人同在齊衰三月之文爲据然今日前銜或有明日陞朝者此正古今名實必異處而條制所著亦何敢有違耶以此推之兩友旣不得以布裹帽帶成服而欲變出入之服似或未察而君輔所論必欲不分其尊卑貴賤而爲一律者恐又太泥於衆議而無所折衷也鄙見及此未知如何

答李壽翁世龜書庚申

大喪卒哭內不敢行士大夫大小祥祭乃栗谷愼齋諸賢之論也今聞五禮儀註有 內喪則限 主上服除後行祭如常之文所謂服除指國制式暇期三十日也

然則今廿七日後當祥祭而哀家諱辰在廿五似當於其日略行單獻奠禮待來月初一日始行祥祭受禫服矣如何如何或者以爲國家雖如此在下之道當待卒哭行之如舊例云云然則與備要所謂國恤卒哭後當行大小祥之說不同未知其果是也

答李壽翁書 庚申

卒哭前士大夫家祭祀別無朝廷禁行之令雖在下之道不敢行於 國家廢祭之日此退栗諸先生之意也其於祥祭有謂卒哭前不敢擧殷禮者似源於曾子問註疏以殷祭爲二祥者然遂以備要所謂私家二祥未知其必不可行之說則此亦難以適從矣鄙意在前

固亦以栗谷之意待難於此而到今思之抑有一焉曲禮喪事先遠日註喪事謂葬與二祥又通解以卒哭祔練祥禫並隷於喪禮則其以祥祭爲吉祭者未知其何如也況今　主上脫服後　國家行祭正如前時大喪卒哭之後士夫家以此爲礙者似更寬歇雖曰三十日脫服不合於古禮乃若臣民之所行只在於視　國家行祭與否而爲之斟酌而已恐不至有害於以無官之卑分而行奪情之喪祭矣鄙見如此未知如何其以明齋所引以君毋妻之喪比諸凡帝期服而欲並行虞卒哭二祥爲不可者亦以毋后與坤殿俱於臣民爲小君之喪而被則　主上躬持三年之喪故所謂卒哭前並

停大小祀者視大喪無異然也前日鄙所考證諸說別錄以呈亦須參商而處之爲佳○尹友所謂依禮行之者蓋以三獻等節而言也愚意若如鄙人前說略奠於忌日行祭於開月初丁則正月自當行禫亦以二十七月之限不可引退而雖於祥後未滿一朔若與有行小祥於十四五月而到二十五月依例行大祥者相參則其義甚明矣如何自忌日至祥祭之間日祭與否殊無舊證蕩恐不得行者近是耳祥後入祔既非宗家列龕之比則勢當姑祔於五代府君東邊位矣祧遷一節亦當依哀示處之無碍

答李壽翁書

私喪三年內墓祭云云 詳見墓祭條

答閔彥暉以升書 戊辰

國葬前山梯恐無害已說與秀夫矣

答李季誠世勉書

示諭趙令初忌已迫云云 詳見忌祭條

答李士亨泰壽書

示及忌祭一欵無官者畧設行之云云 詳見忌祭條

與尹子仁書 癸亥

所謂栗谷答牛溪有官無官之說即汝中得於坡山糊壁者今載續集曾謄示尤翁輒疑其贗書見亦未必詳記故亦呈嘗聞炭谷丈以曾子問中殷祭為時祭必嘗

喜其較新近日崔哀錫鼎甫主張尤力不免略從矣更思之註疏文義亦自有據已經黃陳諸公而無變又為栗谷所主不得已欲為謹守之法意見答文叔書亦乞有以砭射之

隨筆錄 乙卯

國恤卒哭前祭祀祭以諸先生所論退溪栗谷以有官無官為節者爲最可據而行也有官者朔望祭當行俗節及時忌墓祭姑廢（忌祭或行）無官者朔望祭俗節當行忌墓祭當用一獻禮鏌（祭或亦內行之）齋皆親行之但時祭亦不可行蓋雖曰五禮儀廢大中小祀皆指國家而言然有官者身服衰麻無官者目見陵廟廢祭終有所不能自

同於平時故耳
至於葬則禮經國法一無所禁並虞卒哭練祥恐當行之蓋以凶禮諸祭非如吉祭故也但有官者練祥自闕於君服除後設祭之說當依備要行於卒哭後雖虞祭以下若不安則用小記旣葬不赴虞三月而後卒哭之禮可矣 [illegible]
君喪不敢服私喪之禮今皆已廢蓋嘗思之漢文遺詔短喪之後天下不服君喪而只服父母喪故因以成俗今旣爲幞袍斬衰三年之制雖未能一準古禮恐不宜以此仍循謬俗

國恤卒哭

喪禮朝夕奠上食朔望奠當行

曾子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兩條可據

葬當行

曾子問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君之喪既引父母之喪既引三條可據

虞卒哭祔練祥禫無官者當行有官者退行○無官者言依栗谷說以喪爲節

曾子問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條集說曰庶子居官而行君喪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練祥猶然況虞卒乎此無官者之明證也但有官者既服君服

於身恐當只依小記既葬不赴虞之文而處之虞卒與練祥同爲殷禮則行經文旁照此最明當○練祥本日當依栗谷答牛溪龜峯答松江書略行一奠唯龜峯設奠脫服之說不可用○退行之說詳見喪禮備要

祭禮朔望參當行

栗谷答牛溪牛溪問龜峯龜峯答牛溪書皆同似通有官者而言　國恤陵廟亦行焚香薦新云

節祀無官者當行有官者當廢

退溪答寒岡書以廟中俗節言可據

時祭當廢

退溪答李剛而金而精栗谷答牛溪牛溪問龜峯書

可據

忌祭墓祭無官者略設有官者當廢

退溪答李剛而（墓祭不上冢只於齋舍設素饌行之）金而精書言當行似當通於有官無官答寒岡書言有官者節祀當廢則忌墓當廢可知（退溪答李全書以不君喪爲輕答寒岡書通言以廢）栗谷答牛溪書無官者當略設（忌祭一奠又節祀略設墓前一節指墓祭□總說亦同）有官者當廢（栗谷所遺與退溪同是小書喪而栗谷始以喪服爲重）今當用栗谷說唯設墓前一節及退溪設素饌之說恐不可行

經傳及諸賢之說大槩如此然以古言之服君服不敢設祭之義果大以今言之山陵廢祭不敢

上墓之義亦重只當參量而行之如右其無官者
不免略設忌墓而猶當行練祥者又乃祭禮吉凶
之大分也如何

朝夕哭

問朝夕哭當立哭耶伏哭耶禮家有立哭無伏哭
而人家率多伏哭鄙家亦不免焉未知伏哭亦有
可據耶 李泰壽癸酉

答古今典禮具在安有伏哭之規獨沙溪言伏哭何妨
蓋以從俗言也然在吊則或可在祭則恐尤不可

問喪中朝夕哭時無拜虞卒祥禫無參神云云 問
柔萬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朝夕上食進茶前伏哭云云 朴尚淳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夕哭後主人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床然則魂帛箱置於靈床中何處耶今欲別設一椅於靈床北壁下夕哭後奉置於其上未知果無妨於禮意耶 文後開甲戌

答夕哭後魂帛入置時俗例安於衾枕之交未知果得禮意否也北壁下別設一椅之說未聞

問夕哭時奉魂帛入置靈寢中朝哭後出置靈座者有之能無太褻之嫌乎潛冶先生家終三年不

輟靈寢諸具故至奉神主出入靈寢中云亦如何

金楺 壬申

答靈寢雖無輟去之文恐以尸柩在否為節者當是或以為朝夕上食亦非神之之意而猶為之靈寢未見其必異似亦推之太過也

問夕奠則主人以下奉魂帛而朝奠則侍者奉之未詳

鄭尚樸 癸酉

答夕奠恐文未具儀節朝夕皆用侍者

問朝夕上食之儀家禮云如朝夕奠云云 俞撤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几筵朝夕哭焚香展拜似合情禮然禮無明文

難以義起未知前日先生之居憂也何以為之耶 沈元浚壬申

答所行事歲久難記一從禮文行哭而已

問小祥後雖止朝夕哭晨昏當展拜几筵云云 金義

答云云 詳見小祥條

問尊長坐哭雖長於主人而若幼於亡者則亦當坐哭耶凡言尊長似皆言主人之尊長而下遣奠所謂尊長不拜似是亡者之尊者如何如何 柳貴三庚午

答尊長卑幼皆以亡者為主

與宋尤齋時烈書

朝哭註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云云詳見爲位哭條

答李壽翁世龜書己未

喻及練後晨哭備要既載退溪展謁之語而問解旋引朱子說以示持難況於此禮乎大抵先王定制其與後世篤孝之人直情徑行者輕重自是不同切冀有以俯就之

答李進伯嶰書

諭中居喪如晦齋先生亦只朝夕設位哭云云詳見朔望奠條

朝夕奠

問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然則古人於朝夕只有奠而不復上食耶既以日出及逮日為食時則朝奠徹後旋上朝食夕食上後更即設奠耶今人家多以質明及暮設朝夕奠此則違於禮意不可行歟

閔果萬壬戌

答禮無朝夕上食之文唯鄭康成云未葬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而方氏之説乃然豈亦未及詳考故耶今人質明行奠自用家禮晨起之文其下又曰食時上食則亦何必與朝奠相連行之也

問朝奠條只曰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而不言主

婦者何耶抑婦人於朝夕饋奠元無參拜之儀耶
檀弓有薦新如朔奠註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
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執事奠
哭之儀如一也以此觀之朔奠薦新外婦人似無
即位執事之節未知如何 同人

答殯後男子位于堂下婦人猶在堂上饋奠之時恐無
不參之理既參其饋則又恐無不拜之理所謂婦人之
禮質略少變者非指此類也蓋朔月薦新禮家以其大
事故特言之而已似難曰此而廢常禮如何如何

問朝奠日出此所謂奠謂葬前朝夕奠耶註云參
朝夕之食云似是上食而日出則得無太早耶 李

彦純 戊辰

答朝夕奠與饋食于下室乃兩節而方氏合而論之恐未安

問喪人虞祭前雖無盥洗之節然朝夕饋奠旣無執事則似不可以不盥雖盥手面則不洗耶 李繼 癸丑

答無執事則婦人卑幼行之亦可盖喪人盥洗一節禮有明禁故也

問朝夕奠家禮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設奠無開魂帛之節世人或開或不開是則何以爲正歟 同人

答魂帛出入時本不用箱盖以巾覆之而已至於設奠

時則必奉竪魂帛於箱上所謂不開者非是

與宋尤齋 時烈 書 庚戌

朝夕哭奠三虞條曰罷朝夕奠又曰朝夕哭如初以此觀之雖非士喪禮之文可知其為二項矣然本註哭奠必於一時連續行之無所分別未知此或文公變古禮為從簡之義否抑儀禮雖於中間有徹大斂奠一節其哭奠自相連續之意則與家禮無所異否幸明教之○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陰陽之交庶幾遇之兩說似相矛盾若但以日出日入為準又似朝太晩夕太早何以則果得其中耶○儀節朝奠下註並言蔬果脯醢羹飯茶酒又上食下註言徹去朝奠大與家禮設蔬

果脯藍及朝奠將至徹夕奠之文不相應只如今俗所行似得禮意朔上食時必易以新酒猶不免儀節徹去朝奠之意未知如何

答族姪望世柱書壬申

遭喪出次之家每以安靖還家為務未聞徑行哭奠於避所者今承欲倣聞喪未行為位條處之事例似異而情禮甚協雖謂之權而不失其正可矣若或曰此成俗其與恬然自如者大煞不同唯在詳量而善圖之

朝夕上食

問禮無夏日三上食之文而昔者聽松行之云此亦有所據耶如非禮甚無謂者則栗谷必不言矣

行汏中行之亦無妨耶 沈俔己酉

答禮無三上食之文獨我 國文昭殿之制如此豈聽松孝思無窮姑遵此制耶栗谷之載于行狀亦非以為後世法只明其當時自致之實耳

問上食條只曰食時上食無註解而按輯覽上食條鄭註鄉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云云則可見三時上食盖古禮也又曰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言亦有日中略言二字之義亦未詳今註指何註耶又曰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云云此則又略去日中上食之節只存朝夕之意耶○曾聞一禮家用三時上食

之禮蓋遵古禮也亦如何既有區區所聞並此附

稟 李德明 癸酉

答今註者指士喪禮註也略言者謂大略言日中之時以朝夕而推之也然三時上食禮無其文惟我 國文昭殿祭有之成聽松居喪時亦行此禮後來諸賢似亦不爲是矣

問三年內朝夕上食時我家自前不用酒但焚香而已後聞人家或有用酒者取考先儒說則退溪以爲上食非祭之比當從俗奠一酌爲可栗谷以爲夏月朝夕祭用燒酒甚好以此觀之用酒一杯似可而家禮上食條註則但云如朝奠儀朝奠儀

雖有焚香斟酒之儀然所謂如朝奠儀者似指服其服入就位出魂帛拜哭等節目而言之若欲一如朝奠儀則上食時亦設盥櫛之具於靈寢亦設蔬果脯醢否此皆可疑然則朝夕祭雖不用酒亦不大害於禮意否（從節奠及朝夕祭用酒與否此兩條先生家從前見行之禮亦如何幷乞批示）○更攷檀弓有薦新如朔奠註朔奠者月朔之奠也如得時新之味薦之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小註應氏曰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奠哭之儀如一也以此觀之則家禮所謂如朝奠儀者恐不必並旨可饌之品而言之也如何（金謙齋錄）

答家禮所謂如朞儀云者蓋有不同或有並用其器數

者或有只用其規制者此固然矣葬上食有酒舉世同然恐難以如其儀之說分別處之鄙家前喪並用俗例矣

問三年內上食用酒與否及陳設左右既無明文何以則得禮之中乎 梁得中 辛酉

答上食用酒似為朔奠之例雖無明文世人行之已久有不得而廢矣凡祭陳饌左設飯右羹左之制亦似出於神道尚右之義但其三年內上食乃以象生時為主當右設無疑

問上食奠酌本非禮意而舉世行之果何所据邪於禮若有所据則似不無一定正規而何其隨其

力之有無而或奠或否邪禮無所考願安承教 沈元浚 壬申

答家禮上食只曰如朝奠儀儀節乃有祝焚香斟酒之說豈曰如朝奠之語設酒如此邪但古禮葬與祭無無酒者用之似無妨

問朝夕上食進茶前伏哭進茶後立哭以沙溪立而少遲之說觀之似無疑也而世人或有終始伏哭者或有終始立哭者未知何所據耶 朴尚淳 乙卯

答上食終始立哭者是也

問上食家禮如朝夕奠儀設饌焚香止再拜而更無再拜之節世俗多以將徹亦再拜若為辭神之

節至於朔望奠家禮於朝奠設註禮如朝奠之儀則無祭神辭神之節明矣而世亦有行此二節者此皆承誤之致歟竊恐其間節目亦有可疑主人兄弟長在喪次者固無祭辭或有服之親在他者來祭而旋歸則同其主人亡再拜亦似疏略行祭時雖無此節亦別有告來去之節歟何以則能不背於禮而不拂乎時歟 李繼 癸丑

答奠及上食無論輕重皆當用一再拜之禮親戚往來者別申哭拜為當

問朝夕上食之儀家禮云如朝夕奠而焚香再拜後更無再拜辭神之儀朝夕哭時亦當有拜禮而

亦無拜謁之禮如何三年之内則喪人常侍几筵而更無省定之禮定省之時亦無拜禮故然耶別有他義耶 俞檝庚午

答三年之内孝子常侍几筵無參拜之說已見於問解盖禮子必跪父母起而後拜故也儀禮朝夕哭奠自是兩節而家禮聯合之焚香後再拜乃為奠也非為哭也今只當依此行之不必以無辭神為慊

問或有於扱匙時撩飯小許三度云云 金樑

答云云 辞見時祭条

問凡祭 國俗無進茶之禮要訣只云代以熟水時俗進水徹羹抄飯小許而和水置匙於水器志

達以爲此雖出於生人常食之儀亦似有點茶之意云而舍姪世璞則以爲非也未知如何 李志達

丙寅

答抄飯之說三年內象生時則可在平日時忌大祭則不可蓋禮無此文也

問朝夕上食闔櫝合飯蓋後再拜辭神否 李東耉

癸亥

答朝夕上食亦當倣常祭下匙箸合飯蓋後再拜辭神辭神後納主以徹也

問遭喪者旣無親戚且無子姪葬前朝夕饋奠時無人執事則將親執耶使婢僕代行耶欲爲親執

則未及澡潔若使婢僕則尤甚未安未知如之何
則可也 李之老 壬子

答士虞禮虞而沐浴不櫛準此葬前主人不可親行奠
饋明甚且家禮所謂執事侍者無言婢僕則姑使奉奠
似無所妨

問葬人虞祭前雖無盥洗之節云云 李䌈

答云云 詳見朝夕奠條

問朝夕上食亦有齋戒否近日往來驪陽曷氏喪
次此實犯染而以此不祭鄙家朝夕祭則無人代
行者故不得不參祭未知如何若或不可則前頭
或不往喪家或不參上食伏計 洪重楷 戊辰

答新舊喪雖不同上食非時忌祭當齋之比則祔返喪家後粢上食恐無大妨

問儀禮曰饋食于下室所謂下室似指靈床而時俗則上食之節例於靈座前設奠之卓如此亦可謂饋食于下室耶 文後開甲戌

答下室即指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然後世難備此制故乃於靈座行之亦自有義

問朝夕之饋朔望之奠四處几筵云云 李河

答云 詳見並有喪条

問朝夕上食限國恤成服前姑罷而只行靈床卷設之儀如何 李時春庚申

答成服前罷朝夕上食亦似太過蓋非同室父母兄弟之喪則難乎行此也如何

問成服後即復朝夕上食而用以素饌未知如何蓋以生人言之國恤行素者固尠矣然而生人之行素借曰不可則已若謂之可矣則宜以可者待吾親況以喪中死者葬前用素之義推之未葬之親亦未可遽以神道事之矣葬前用素似亦不悖而曾無所受不敢自是耳 同入

答父母喪若在殯則其義或然否第與喪中死者事體不同不敢質言

問襲引前或值巨人之親忌則朝夕祭奠或以素

饌用之否重楷妻喪未葬前適值外姑氏忌日以
聴見象生時以素饌行祭三日矣今聞退溪集中
有定論云然否或云親忌以素饌行祭則每值先
忌皆當以素饌用之似甚未安云此說未知如何
洪重楷戊辰

答若葬前則雖每忌素饌亦可

問去八月九日乃先祖妣再忌也亡妻朝夕上食
亦當以依前素饌行祭耶既是卒哭後以肉饌行
祭恐無妨耶若以素饌為可則日數亦當象生時
耶 同人

答以退溪喪中死者葬前用素饌之說觀之卒哭後似

當用肉饌

問伯父葬日定於八月初九日此日即先祖妣諱日也人家三年內祭祀象生時若值忌故則當以素饌行上食而葬日例行題主奠及初虞祭此與上食有異既是殷奠則以素饌行祭亦似重難伏未知何以則得宜耶雖未過卒哭此皆既葬後事似與葬前有異以常饌設祭無妨耶此既大忌之日則素饌行祭爲可耶 同人 壬申

答考備要說父母喪中死者葬前象平生奠以素饌至虞始以神事用肉似當以此推之初九下棺時刻若是在平朝以前則自朝上食用肉饌若在辰巳以後則朝

上食用素饌合題主奠始用肉饌似無難行之節而所
敎三年內忌祀象生時用素饌云者恐亦不然耳如何
如何

問三年內祭祀皆象生而禮設饌之規與常時甚
異三年內則姑依前行之無妨否 朴泰昌丁卯

答三年內祭象生時爲主不必並論也

問喪服中死者葬前象生朝夕祭奠云云 李東耉

答云云 詳見喪中身死條

問母喪葬後又遭父喪父喪葬後几筵云云 柳貴三

答云云 詳見並有喪條

問三年几筵像生時故義朝夕上食曾不有輟則至

於廬墓亦當上食然姑未知於禮如何也竊念几筵之於墓也以其返魂節次言之則其爲祭祀之禮雖有些輕重之别而固未有彼輕於此此重於彼則上食之節奚獨有宜於几筵而不合於墓耶 沈元浚壬申

答我國舊儀廬墓之制似是並與几筵而留墓下也今反哭於家行上食於几筵而又欲兼行於墓下大失禮意如此之孝君子不貴也

問葬前上食例用奠儀則葬後上食當如祭禮至於奠酌及辭神節次一用望祭之儀如何 同人

答家禮上食之儀只見於初喪無葬後改從祭禮儀之

說難容異議矣

問遣奠家禮厥明徹祖奠云云 李紘

答云云 詳見遣奠條

問啓墓出柩之後只為設奠云云 姜錫明

答云云 詳見改葬條

問考妣兩位同遷云云 上仝

答云云 詳見改葬條

問几筵未及徹几之前遷葬云云 李志遠 丙寅

答云云 詳見改葬條

問虞祔不入室或言虞祭後朝夕上食亦不待入為宜云然否哀意則虞祭倚室外祔祭倚階下小

祥倚門外者蓋特於大節示以發哀之意而若三年內朝夕上食則依舊持入似是禮意未知果如何倚門外之門或言是外門而哀意則恐是堂室之門未知何者為是耶 羅良佐甲戌

答士虞記曰虞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發哀之節也於祔祭亦然以此推之恐朝夕祭時不持者為是門者非指外門延客而入處蓋寢與廟皆有門即指今所謂中堂外閤則亦哀所謂堂之門也室則有戶不曰門

問云云 朴泰淳甲子

答子婦既亡而過葬則其夫饋食之禮固當輟而不舉矣然其只隔一月而廢大祥非惟情理有所不忍者蓋

喪服小記有出妻爲父母未練而返則期既練而返則遂之之文集說曰緣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喪不可廢也方氏曰此所謂以仁起禮也其與此禮事例雖殊而義趣較切或可照勘商量而處之否不敢質言

問鮮有弟死無子者依妻喪期後撤几筵之說此亦以義起之也然則子婦已服除後似無仍存几筵之義蓋本宗雖有期年之親其義不繫於本宗故耳如何如何

問曾祖母祖父几筵奠酹之禮云云 李珂

答云云 詳見並有喪条

問考諸禮經及先儒說父在母喪祥後撤几筵祔廟云而退溪答或人書曰祥後朝夕上食用白布

衣以此觀之世俗皆祥後上食明矣且朱子曰卒哭後饋食雖非古禮禮宜從厚今祥後止上食似非朱子從厚之意又於人子情理不勝缺然當從朱子從厚之意及退溪先生用白布巾之文祥後奉主于別室以終三年之上食然後祔廟如何 沈俔 己酉

答所示朱子退陶說誠然第朱子之論統指卒哭後上食而言且宋朝時王之制不論父之在否而服母三年則固無怪乎此也退溪云云亦爲時俗所行而發然今國制子爲父在母喪杖期故沙溪諸先生欲據此以準儀禮之文朱子之意者朱子嘗以疊服月杖期之說爲是自是正禮蓋

既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則恐難再設饋食如他喪此非薄於母也尊在於父不得不爾今之盡三年上食者情也非禮也禮之所在情或不能相及唯在孝子擇而行之如何耳

問父在母喪十三月大祥後或有不撤几筵至三年仍行上食者沙溪曰此禮經之罪人也今人居喪鮮克由禮而獨於此等事便欲從禮則不但情有所未安轉爲俗人之所詈則不若祥後上食至再期乃撤未知如何 俞撖 庚午

答此禮誠難折衷儀禮父在爲母杖期盧履冰亦曰一周除靈朱子極以爲是又我國大典使服杖期與禮

經同此沙溪之所本也然唐上元時武后上疏請父在為母並服三年自此至宋朱子時皆服三年與父同又皇明會典進定父母服並斬衰三年惟程張立論以為家有二尊不無所嫌但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合古之禮全今之制此又寒岡之所本使之十五月過禫後仍留几筵於別所行朝夕上食而更不設祥禫者也以此而論之會典斬衰雖曰時王之制決難行之以程張從變通宋制及程朱祭四代之義推之似或然也幸而我　國之制與古經朱說合幾成風俗今則恐當從沙溪所論而已惟來書所謂情有所未安一段古無明文愚意十五月過禫後心喪之人須請於嚴親往依

墓下日日只行哭拜禮朔望則歸行祠堂祭禮庶幾得之雖與國俗廬墓及朱子所行事同而義異盖彼則盡蔽於三年之全體此則獨伸於祥禫之餘哀誠以禫後新主入廟孝子情無依泊之處而先賢亦有三年後上墓行哭者故耳如何如何至於俗人所詈云者自是世人不識禮意故妄有薄親之說何可以此為進退經禮之地邪

問盧履氷曰禮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朱子亦以盧說為是若從朱子說及盧說則祥而後似當撤几遊廢上食俗禮從厚雖當祥祭之後仍奉几遊不廢上食之禮元非古禮從俗厚禮不廢

上食之節亦無害於禮意耶 姜櫟兄弟壬申

答父在為母之服儀禮家禮今制國制互異故今之禮家乃以朱子之意參用儀禮國制而定為朞期其所謂上食者亦皆曰本服三年與朞而為之長短然則朞期之上食只當止於大祥之日自合於盧氏朱子之言矣殊無可疑第嘗見寒岡鄭先生答人禮問在此之泰安有欲依張朱諸先生說父在母喪一周大祥後撤几筵別置他所仍行上食三年之說此雖難為古今之通制而如今哀家所遭名實必異者做而行之或非大過也耶唯在量處之如何耳

問祥祭以成服為節則忌日雖已過而祥祭之前

朝夕饋食似不可撤未知如何 李世璞丁卯

答忌日只得別設祭奠則祥祭前當行饋食無可疑

問云云 鄭譔己未

答喪之再期雖過嫡子方在練衰之中祥祭前朝夕上食之不得遽輟恐無可疑矣

問家禮於小祥言止朝夕哭故潛冶先生家小祥後上食亦不哭未知如何 金操壬申

答此非但潛冶行之備要以前士夫家皆從退溪禮行之如此至備要引己卯諸儒說然後近世士夫皆從三年上食哭恐是

問朔望饌品及設饌以臆見參定儀式云云 李達意

答云云 許見朔望奠條

問今尸伯母即先妣之姪也其稱謂與服制曾有所奠而已聞命矣今若同居設几筵于一家之內則其所祭奠當何先後耶 李時春 辛酉

答似當先祭伯母

問家有痘患則似甚不淨難行饋奠之禮而若全然闕之亦極未安若不焚香不舉哀而其餘依禮行之亦無妨否 朴泰昌 丁卯

答痘患俗忌甚切然恐不可廢饋奠哭泣如以相妨爲慮則預置兒輩於隣家方便處之似宜

問云云 權鎮 癸酉

答虞卒哭以下諸大祭皆用祭禮左設謂自虞始也其餘朝夕上食朔望奠皆用喪禮右設限三年不變乃禮也

答李樂甫賀朝書己巳

問解父母喪子死成服前廢朝夕上食云者似可為今日素饌之比證但於服中死者斂襲用吉條註中又有象生時用素饌喪服常置靈座之說不無交互蓋死生者人之大分若非明文的證則有難輒決若必欲以生人之禮待死者則素饌之外如喪服諸具其類甚多何可一一追行耶苟欲盡廢他事而獨行素饌則亦似未允茲不敢以必行仰對唯在量處至如家廟朔望祭本以同宮初喪不舉則自與几筵朔望奠幽禮不同恐難

曰彼而不得行此也如何如何

答崔汝和 錫鼎 書 甲戌

垂示禮意何敢臆斷第家禮罷朝夕哭云者正對罷朝夕奠而言耳未見其必罷上食哭之證則處之甚難盖以不行上食言則猶或可也旣行上食則不哭尤似未安鄙意問解之說恐得之然先丈遺命屬耳又在三年之內玆不敢輕對而孝履所見亦以罷朝夕哭爲上食之義此尤難處矣如欲以哭禮爲主則必當告廟而後方行惟在十分容量求其吾心所安而行之

朔望奠

問朔望祭禮葬前祭禮未備固當隷略以祭易奠

以吉祭易喪祭之後月朔殷禮似不可踈略當一
如祭廟之禮有酹酒辭神之節而家禮備要俱無
所論未知何意耶 李之遠丙寅

答所謂以祭易奠以吉祭易喪祭云者指虞卒哭大祭
而言非有與於朔望殷奠也朔奠之饌雖曰用肉魚麪
米食而實則奠也非祭也然其節目又不如祠堂之備
者蓋遵初喪禮如朝奠之儀仍而不改耳沙溪曰孝子
常侍几筵故不為祭降其義然也

問三虞卒哭祭飯羹左設而朝夕上食還為右設
問觧既有明文而朔日殷奠亦似左設但頻數改
易極其未安故姑依上食右設未知如何 同人

答朔日殷奠當從上食禮右設

問朔日殷奠亦盛禮只奠一酹而哭再拜太似簡略古禮何其盛備而全無委曲耶似別無加隆之節矣朝夕及朔日奠酹主人詣香案前坐執事亦詣斟酒於盞耶或主人自斟耶朔奠炷香後再拜別無明文其不可行耶 朴鐸丙寅

答朔日奠物雖盛其實則乃上食不宜加酹且朝夕朔望奠葬前則祝自行之雖葬後朔奠只當遵用初喪上食之儀而已

問禮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云而沙溪先生答同春書曰 奠饌品差減而行之可也

以古禮觀之則士之望奠饌品雖減果嫌於僭以參謂之義論之則沙溪答說亦合情義從沙溪不可謂之僭乎 琉視己酉

答從沙溪說恐不可謂僭

問望日奠家禮不著者何義或曰月半奠乃大夫之禮而士則不可用故不著然家禮一書豈專為士禮而設殊似可疑此亦出於從簡略之義否問解雖言差減而行之今世俗無論士與大夫望日一依朔奠儀行之裁家亦然若一從家禮則廢之亦無妨否 金献辛未

答儀禮只存士喪禮無大夫以上禮則雖非從簡之義

大夫禮自然推去不得也然令以祭禮推之望奠不宜專廢酌用問解差減之說恐為穩當其與朔奠一同者非矣

問月半之奠禮文惟大夫行之而今俗則凡士人家例行之今欲從禮文不行則非但情理有缺然者祠堂章望日設茶之禮亦有所廢焉者何以為之 文後開甲戌

答望奠古禮雖如此減饌而行之恐無妨祠堂之祭家禮亦用新果一器非全廢也

問三年內祭祀皆象生云云 朴泰昌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条

問俗節朔望於家廟及几筵行薦云云同人

答云云詳見喪中行祭條

問小祥章止朝夕哭朱夫子手註云云李萬挺

答云云詳見小祥條

問父在爲母期乃儀禮經文祥後卽撤几筵則朝夕上食固不可違禮強擧而朔望殷奠亦皆全然廢闕矣人子情理果有所不忍奉出廳事行殷奠后還安如何鄭淮壬戌

答旣已撤几筵入廟之後還奉廳事行朔望殷奠恐亦未安矣如何

問退溪答金而精書曰祥畢主入于廟則素行朔

望者合行於廟素不行者請出當奠之主於正寢而行之可也云云所謂當奠之主指新主之祔廟者而言也以此觀之祥後禫前朔望之時當奉新主出奠於正寢而家禮及備要並無其儀殊似可疑若出奠於正寢則亦當有哭泣之節否 金栽 壬申

答退溪所謂朔望請出新主之義既於家禮及儀節備要皆無見處恐不可用也惟繼禰之家無舊廟可祔則或留奉前所値朔望則哭而行祭其或可耶

問凡遭喪遭服者或出他旅中遇朔日則亦當望哭否 金克成 癸酉

答遭喪服者若具持制服則或可擇開而哭之不然難

行

問喪人雖有兄弟在喪側有故在外於朔望紙榜行奠何如 成文憲庚子

答兄弟異居忌日各設奠朱子許之然與此事不同似難引而為訓無已則只行望哭之禮庶得其宜

問朔奠饌品及設饌以臆見參定儀式而望奠則依問解之說稍減品數上食則依常儀行之而俗節設饌亦遵問解之說於上食後設行未知如何設奠圖在左視至教誨之伏望 李志遠丙寅

答垂示朔奠饌品恐太厚蓋雖用肉魚麪米食而稍減於大祭餘不必用如醬亦當依上食設於食床中羹當

置於匙楪之內皆象生時之義也如何如何

答李進伯 漸 書 丁卯

謫中居喪如晦齋先生亦只朝夕設位哭而已但朱子曾有兄弟異居者當行時祭之說又人多支子設行忌祭者以此言之雖自謫中設行朔祭恐不至害義也況辭當用使某例無疑

答李士重 昌新 書 己未

卒哭後朔日之祭或欲以祭禮儀節行之如哀所示者然與家禮本文相背恐不可以創行別制

答李載叔 堉 書 辛酉

三年之喪齊期服盡後叅祭朔望則當哭旁親重服者

之忌似難每哭或曰禮家所謂遠近之說而處之否耶
尊長不拜之說自是理當如是唯夫則以妻爲敵體而
拜之乃退溪訓也三從兄弟恐皆入尊長之例至於詣
尊所之禮乃致敬之道尤不宜用於卑者之喪似當待
執事酌酒略受而還授以奠耳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

南溪禮説

五